



“阿什则——”高亢、浑厚的声音，贴着地皮忽然炸裂，直冲云霄。没有伴奏，如在山野里呼唤一头走散的牦牛，或在打麦场上呼唤一场适宜的风。

华锐“则柔”歌舞表演总是以这样的引子拉开序幕。随之，婉转动听的歌声才缓缓升起，像月亮离开地平线，一寸寸把清辉洒遍人间。华丽层叠的藏服下，舞者晃动腰肢，白毡靴踢踏声声，草木发芽，星月争辉，淡紫色的风拽着黄狐狸的尾巴，乘坐青草汇成的绿浪，把白雪的祝福和百花的芬芳，送向每一座曲折柔情的山岭。

“巍峨的高山有顶，
请问是否有脑颅？
巍峨的高山有腰，
请问是否有腰带？”
这样调皮智慧的歌词，是典型的“则柔”歌舞“问答式”表演。唱词取材雪山、青草、牦牛、羊脖子上的铃铛、行走的月亮、山腰里缠绵的白云、遍地可摘的烂漫山花……

初来松山滩，我常常在黄昏里独自行走。我看见晚霞慢慢从浅红变成绯红，看见一只飞鸟像一个掉队的逗号追赶一群省略号，看见一片杨树树林站得笔直，伸开双手，想要拥抱回家的云朵。几个红脸蛋的孩子，滚着一只铁环，呼喊着从我身边跑过去。一瞬间，天就黑了，夕阳猛然坠落在山后面，溅起一些火花。

月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在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高过了阿尼格宁雪山。我轻手轻脚往回走，怕踩碎一地月光。

松山的月亮真亮啊，月光清水一样漫漶在偌大的松山滩。在这样的月色里，远处的松山古城从历史的烟云中慢慢升至半空，闪烁出万丈光芒。鞍子山水库也升起来了，

奔腾在生命中的恋曲

□ 贾雪莲

把一泓清水倒入苍茫古老的松山草原。松山滩湿润了，透明的青草“汨汨”地喝饱了水，放开喉咙齐声歌唱。一万只高山细毛羊、一千头白牦牛卧在高过云天的青草丛中，为十万朵苏鲁梅花瓣上跳舞的虫子打着节拍。

我举着月光扎成的火把，在夜色里走啊走，寻找一只白旱獭和灰色的野兔子，收集马莲花和金露梅花蕊上的露水，收集牧草尖上的一支歌谣……

二

华尖滩有大片大片的麦田，那年夏天，我徜徉其间，看它们长大、结穗、灌浆。一场雨后，一大片倒伏的麦子忽然击中了。我把泪水洒落在地埂上，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忧伤。当我把双手举向蓝天，听见远处传来古老的“则柔”曲调，牛羊咀嚼青草的声音，还有烽火墩里点燃的柏枝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声响……

秋天，清晨的月牙比一张纸还要薄，我总想扯下来，在它的背面写上一行诗。而大片大片金黄的芨芨草紧紧地拥在一起，手牵着手连绵在一起。我们在深夜里开着车从村上回来，跟着芨芨草齐声合唱：“爱到什么时候，爱到天长地久。两个相爱的人

啊，直到迟暮时候……”车灯在黑夜里划出一个时光隧洞，我们一边歌唱一边盯着那束光亮，从中打捞属于自己的青春和爱意。

下雪的日子，我总会惦记起芨芨滩、达隆草原、绿石头沟、德吉塘、藏麻沟……烽火墩下的石头，龙潭水库的野鸭子，古城墙上的冰草，红石的空心石，羊圈上的喜鹊，你们还好吗？你们也是我心里的雪花呵，每落下一朵，大地就会温暖一些。你们也是我文字中的标点呵，每写一句，就会用一个，一生都不会忘记，也不会丢失。

“黎明来临之际，
需要有一个开门的父亲，
若没严父，天空空荡荡的。
黎明即将到来，
需要有一个烧奶茶的母亲，
若没慈母，喝不上一口香茶。”
这首小诗，是我在松山镇藏民村“则柔”传承人王卓玛家的炕沿边读到的。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王卓玛撒下我去看她的羊了。大雨声中，我端着一碗加了荆芥和花椒的砖茶，看炕柜上的相册，忽然就看见了这首手抄的小诗。字体憨拙，估计出自王卓玛的手。

雨中的松山草原，安静而热烈。数千亩齐整碧青的牧草畅饮着甘露，莹亮的围栏丝挂满了晶莹的雨珠。

“喇喇”的雨声，装满了整个草原。
我在雨声里一遍遍地诵读着，禁不住流下滚烫的泪水。

三

“则柔”中的歌是藏族民歌中“家曲”的一部分，唱词涉及人情礼仪、生活常识、传说人物等多方面，歌词直白又深情，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每一首、每一句都让人久久品味，欲罢不能。

每年农历四月初六到初八的三天里，全村群众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每当入夜，就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草原上，锅里煮着手抓羊肉，手中端着青稞美酒，火把映照月光，笑脸映照星辰。青草的气息比美酒还要醉人，野花的花瓣比爱人的脸蛋还要芬芳。

王卓玛，爱笑，爱戴一顶灰色的金边毡帽。每次看到她，都会被她温暖。白天，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放牧羊群，侍候老人，做家务；一俟黄昏，她便盘起长发，穿上华锐藏服，腰扎彩绸，吆喝上同村的要好姐妹，乘坐一辆南瓜马车，奔向村子中央的白塔。

“阿什则——”王卓玛一手提着裙摆，一手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欢畅地吟唱。顿时，白塔下的城堡徐徐

打开，乐声缓缓响起，一个圆形的队伍迅速聚拢而来。

几十个身着彩衣的男女，围着白塔，唱了起来、跳了起来。
弯腰、下胯、扬手、摆臀、顿足……他们延续着白日的劳作，却赋予劳作以柔美、感性和浪漫。山风的心事，群鸟的啾啾，雪花的絮语，一根青草说给另一根青草的情话，都被她们唱出来了。

骑马、扬鞭、射箭、犁地、挤奶、抓牛……劳动是快乐的，劳动的人们是幸福的，舞蹈的女人是美丽的。她们是蜜蜂、蝴蝶，是水边对影起舞的白鹭、蹲在芨芨草尖上卖乖的麻雀、万千朵栖息在雪山背阴处的雪花，是舞了又舞的白云，淡了又浓的片片月色……

四

离开松山的那天，正在下雪。雪不大，只勾勒出阿尼格念雪山的线条。雪不厚，刚够盖住离别的车辙。雪山下，有人点燃了一缕桑烟，带着青草香味儿的烟火，把一句离别的诗句写在梅花烽火墩的上空。

七年，两千多个日夜，我应该走过松山滩的每一寸土地了吧！此一别，那些小路是否还能想起，我曾在这里低吟浅唱？我命名的那条山谷，在我离去后，会有谁，采一把蓝色的马莲花，在黑马圈河畔予予不穷？

雪还在下。我眯着眼睛，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我想再一次把我的脚步烙印在这一片土地上。就算它会忘记，我也会一直记得。

光阴的轴线，一头深埋在大地，一头摇曳在天空。而我们停留过的地方，听过或唱过的曲子，都像雪花一样消融在我们的血液里。正因为身体里奔腾着这样的恋曲，我们才像种子一样，在贫瘠或丰腴的土壤上，追赶太阳，向着天空生长，把时光的轴线重新伸长……



绣剪春天

□ 马迎途

热炕头上盘坐，手握绣针鞋样子黏合图案，龙飞凤舞把春天的桃花绽放，鲜活如妍把池塘的荷花含苞，蜻蜓羽舞牛郎放牧在横笛埙音里织女猫步在秀台时装中姊妹们把春天搬进斗室有阳光为媒，手持剪刀五色纸折折叠叠，细剪镂空景色与美物居于一体寓意和愿望跃然纸上她们是二月的燕子，剪出心里的一幅幅美好愿望

时光里的老物件

□ 何军雄

承载历史，以及时光印记那些古朴典雅的各式家具从远古的记忆中穿越每一件老物件，都镌刻着时代发展的轨迹和变迁

犹如刀疤，依旧醒目在岁月的轮回中保存完好老物件，就是一部史记铭记昨天的故事和童话让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

风尘历史，画中隐约走出这记载着往事的老物件从时光中，徒步人间境地手指抚摸的瞬间，温暖映照了所有远去的事物

□ 陈思侠

青海湖是一面镜子

安静的时候，青海湖是一面镜子风吹湖头，浪花会伸出千万个拍响的巴掌像百鸟争鸣斑头雁、棕头鸥、鱼鸥和鸬鹚保持了热情主义者的昂扬之态理性的生存者，属于裸鲤高寒、高盐、高碱的湖水里赤裸的世界，卸去最后一鳞甲青海湖流淌得很慢。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温柔以待在青海湖盆地内如果环湖的油菜花开了请为镜子里的美人鱼，编好五彩的花环

河西以东

□ 李浚

祁连山松散的长发辫向东一个劲地拖去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凝视了西北风歌来的寒气

乌鞘岭让柔软的口唇搁在了山崖上几团湿漉漉的云扭了扭腰一下子走远了

黄河是一根金子的项链挂在了景泰川的脖子上

大山的眼睛

□ 金雷泉

驶过309国道金崖段，总会看一眼老家山根处的那眼窑。窑的下部，被白墙挡住了。上面露出土窑的轮廓，顶部是黄土和蒿草，周围有些坍塌，恰似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个山洞。

想当年，我的家人就住在这一大肚子山。那时山根处四五米高的齐坎用平锹削得平平展展，中间挖了大大的一眼窑。窑口是一个长方形上面加一个半圆形，周围用胡茬箍着，下面用草筋泥抹得光滑，中间安一个挺大的木门。窑的顶端有烟洞，上面扣着一片青砖。进门五六米深处，砌了一堵墙，右下方有一腰门，左侧下方是一个平展展的大土炕，墙面、窑面用麦衣拌的细泥涂抹得光溜溜，炕上周围用花纸糊了个炕裙，炕的正面有炕洞，是填柴草的地方，坑周边空出来两三米宽，人进来宽敞舒服。顶部有个不大斜出的洞，是和青砖遮盖的烟洞口相连。这窑是爷爷建造的。

大窑里，是一个快乐的世界。大人们干活去了，几个孙子围着奶奶，听她讲故事古今，多是狐狸、苜帚把儿成精的故事。再就是讲庄上的事情，讲爷爷创业的故事，讲亲戚们的趣事等。有时奶奶翻身下炕，掀起腰门上的布帘独自进了黑乎乎的窑里，一会儿出来竟拿出果子、

大雪是在星期天的傍晚突然降临的。

向窗外望去，只见南面的皋兰山顶部云密布，很快铺满天空，天空也迅速阴沉下来。在朔风护送中，有雪粒簌簌落下，打开窗子伸出手去，与其亲密接触，有点冰凉。

城市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地矗立在飞舞的白雪形成的幕布里，同样隐在白雪里的还有立交桥、笔直的道路、兀立的树木和匆匆忙忙回家的人们。雪花飞扬着，从阴沉密布的彤云里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像扯碎的棉絮，急速倾斜似的猛烈降落，很快就染白了山顶，堆在了山腰。

雪花落在巷道里，路旁停置的汽车上、行人的衣领上，静悄悄的；落在街道旁的树木上、报刊亭上，厚厚的。壮美的景象不由得让人更加热爱这座城市。

寻常一样窗前景，但有落雪便不同。能够听到窗外呼呼的北风，

点心之类的好吃的。我也溜进去，想找奶奶放东西的地方，里边漆黑一片，一人进去有点害怕。里边放着农家用的各种物件，有锅碗瓢盆，有农具，有木头，有填炕用的麦灰和晒干的羊粪等。窑的边侧还挖了四周整齐的偏窑，可以放小件东西，也可能有奶奶存放的好吃的。窑很深，一直到最里头是个像炕的大土台，是挖窑时自然形成的大炕。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真是别有洞天。

冬天，奶奶和孙子们盖着褥子光脚片围坐在热炕上，吃炕洞里刚创出的一簸箕皮上带草灰的烫洋芋，看门外树上的喜鹊，看一院子白茫茫的厚雪。春秋凉爽，奶奶带我们在窑门前玩，捡麦秆，扫院子，晒太阳。院中扫得干干净净，平展展的土地上没有浮土，可随便坐在地上玩耍。我喜欢站在门槛上，看向远方。家中院落地势高，窑门前地势更高，站在门槛上仰起头可以看见门前面绿绿的耕地，依地势而下的农家院落，有繁华的街道，蜿蜒的大路小路，稻田、绿烟田边的水渠、水磨、水塘，还有流着清水的大河和粗犷苍老有枯枝的左公柳。河南侧的山坪上是陇海铁路线，火车来来往往，铁路线两侧高大的槐树尽收眼底，就连火车喷气，是客车还是货车都看得清清楚楚。父亲去兰州，从陆家崖车站下来，走路回家时，大老远就看见了我大窑，和院子里玩耍的孩子。

若父亲从兰州回来，定会带来水果糖和好看的连环画，我和姐姐眼睛一亮，像箭一样冲出去迎接父亲，并接过父亲手中的提包。这些画面清晰如昨。总想起大窑的窑洞口、大门，就像大山的眼睛一样明亮、鲜活，慈爱地看向远方。

凝视着，门前田野里的西蓝花、芹菜运向鱼米水乡，陇海线边又增加了复线和高速公路，苑川河平坦的河床上流水潺潺，凌乱破旧的土坯房变成了整齐排列的二层小楼。

注视着，四里八乡赶集的人们涌向市场熙熙攘攘，新修的文化广场上人们健身唱歌读书，苑川河畔的孩子们奔向四方，勇闯天下。



百花

第3218期

绿屏

[中国画]

郑树明 作

雪落皋兰山

□ 尚友文

天空中像有一只硕大无朋的手在抖落着无边的青灰丝绸，丝绸上大朵的白色梅花随之飘落；又像无边的舞台幕布徐徐展开，无远弗届，风韵华美，立体感极强。雪花在天地之间制造出了如此令人震撼的阵势和力量，短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色彩。

大雪落满了登上皋兰山的台阶，落满了山中的各个角落。云木森悦的老树，幽碧如浸的曲径，都掩映在无边的白色之中。

大雪飘落，皋兰山山腰雪片随风飞舞，似烟雾缭绕，远远眺望，有山中藏古寺的意韵，又如刘阮的天台境界，透着几分神秘。山腰的树木森然，枝柯虬曲，志犹腾翥，更显树身挺拔，气概高洁。

大雪下了两个时辰，天已经黑了下来。山顶皑皑，路上积雪在逐渐增厚，从宽大的玻璃窗向外看去，鹅毛大雪簌簌落下，确是一种美丽的景致，快意盎然。

在兰州，皋兰山在城市的南面，屹

立巍峨，犹千仞之冈。冬日太阳光照少，冬雪落在山河地面和山坡树木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消融。天气放晴，远远仰望，山势确率，突兀森郁，峭崖多隙，松生其间，又复雪落其上，若块块白玉堆砌云端，边缘如刀切的截面，奶油般洁白，绝少人迹，似有凌云之势。

雪落山河，天气渐寒。但天气不可能一直这样寒冷，冷到极致往往是大地转暖的开始。民谣有“五九六九，隔岸看柳”的说法，从时间推算，那是冬尽之

末。山腰落叶的树木，经历几场大雪之后，只有枝丫在那里突兀着。微小的积极进取之情，有时不免消融于冷晨寒暮之中，但它们困心衡虑，总是透露出希望的曙光。待到东风缕缕，雪花渐渐收敛起自己展开的裙裾，化为水汽；这些偏居一隅的掉光了叶子的老树上的丫杈，一旦有了春色的撩拨，便会立刻萌生出尖尖的新叶，人们又可以享受树绿花红的美好春天了。

一夜大雪之后，天气放晴，明媚的阳光又照耀在大地上。雪霁的城市，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白色涂抹，明媚的阳光又淡淡地镀上了一层金色，放眼望去，简洁地描画出了山耸脊、桥若虹、路如线、楼似塔的朗朗境界，别有一番韵致。

迎面一轮纤尘不染的红日，正从穿城而过滔滔东去的黄河水面上冉冉升起，千里冰封的茫茫景象分外妖娆。景色怡人的皋兰山，一经大雪涂抹而白茫茫一片，更凸显了它独具神韵的风采。